

張煒的作品譯有英、法、日、德等多種外文版本，其小說也被美國、法國等國家教育部列為高等教育教材，成為高等教育考試必讀書目。2011年8月揭曉的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上，他的450萬字長篇小說《你在高原》奪得大獎。

香港商報記者 李斌

一部長篇創作22年 450萬字 中國之最

張煒以《你在高原》獲得去年的第八屆茅盾文學獎。該作品分10部39卷共450萬字，寫的是一個家族史，創作過程持續22年之久，可謂嘔心瀝血。這部中國迄今為止最長的一部純文學作品，摘得茅盾文學獎之後，伴隨著「評委是否讀完」、「有沒有讀者願意看」等諸多質疑。記者實在好奇，在當今快餐文化盛行，文學創作逐漸被物慾橫流所掩蓋的年代，是怎樣的一個忍耐力，去支撐一個作家的漫長寫作？

張煒應邀參加了由本報承辦的「品鑒嶺南——2011中國著名作家廣東行」活動。帶著這個問題，記者終於有了與他面對面的機會。

記者：有的作家一輩子的作品也不超過100萬字，但一部《你在高原》面世，引得人們驚呼中國史上最「重量級」的小說誕生。很多人好奇你怎能堅持22年寫同一個故事，創作出450萬字的作品。你創作的初衷是什麼？

張煒：在這個作品之前，我在文學道路上已跋涉很長時間，積累了更大的創作慾望，所以想有一次更飽滿、更淋漓盡致的表達，並要有相應的體量去匹配，否則似乎不足以表達自己30多年的人生體驗。這部長卷跨越100年的歷史，也就是從辛亥革命一直寫來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，越是接近今天，筆墨也就越重越濃。

回過頭來看，仿佛回到了一場激越的、慷慨澎湃的大夢之中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的許多朋友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親歷者，是參與其中的人。一些人在那場壯懷激烈

的行走中，有各式各樣的遭遇，甚至付出了生命。我是目擊者，也是行動者。我想告訴大家的一個事實就是：我們都是有承諾的人。我們當中有的人一直在踐諾，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。這不是大話，而是事實如此，這讓我們今天的人不得不去面對。有的人真的付出了太多，這些必須得到記錄，不然就對不起昨天和未來。所以這樣的寫作對我來說，也是非做不可的事情。

記者：你在構思這個作品時，想過需要20年時間的創作過程麼？

張煒：這套書的寫作計劃開始得比較早，是在1988年之前，一旦動筆就放不下了，只是自己都不知道會寫這麼久，不知道一個字寫到稿紙上會這麼麻煩，我不會用電腦，所以只能以紙筆寫作，這是很需要勇氣和耐力的勞動。原本計劃10年內寫完的，但後來發生了一些變故，速度就放慢了，一直拖到了現在。

記者：現在幾乎是一個淺閱讀的時代，每個人都是忙忙碌碌的，也有太多的娛樂方式分散了人們對純文學的關注。你有沒有擔心過這部書的市場反應？

張煒：事實上，這部作品出來後的市場銷售出乎我的意料。如你所說，現在真正關注純文學的人少了，何況這部長篇寶價也不便宜，但現在從出版商那裏反饋來看，整體銷售是很不錯的。其實，《你在高原》的10部39卷都是可以單獨閱讀的，既可以從頭讀起，也可以從任意一部開始。讀的順序不一樣，獲得的感受便不一樣。如果讀了哪一部，不讀其他，並不會有情節上的缺失感。

人生如行路 寫作不放棄

「品鑒嶺南——2011中國著名作家探風行」活動雲集了當代中國文壇最為頂尖的作家，能夠聚在一起確實不容易。張煒除寫作外，還有不少的社會職務，如大學教授、省作協主席。但為了專程趕赴廣東參加這難得的聚會，他百忙之中還是早早答應赴約，結果卻因為大霧影響，前往機場就花去兩天時間。「好事多磨。」他說，人生就是行走在路上。

記者：評論界和你幾乎不約而同將《你在高原》定義為「行走之書」，一是書裏寫了各式各樣「在路上」的人，像學術泰斗、知識分子、流浪藝術家、打工者等等，還有就是說你的寫作狀態，確實在不停地跋涉。

張煒：是的。主要是因為我不能滿足於從第二手第三手的資料裏理解世界和生活，必須親自勘察它的內部。20多年裏，我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路上，旅途中也寫。這些年，我的確走遍了山東半島大部分地區，記錄了大量環境狀態，特別是城鄉不同階層的生存狀態，這與媒體上了解到的情況極為不同。我們有時候總把山民擁有電視機等當成他們最大的幸福，好像從此就不一窮二白了，這種認知很奇怪。在我看來，有些鄉村的改變是讓人心驚和痛疼的，與個別大城市的生活形成太強烈的對比，這種生活需要詳細記錄下來。

記者：你為了這部書，走了很多地方，是位行者。你認為創作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在哪裏？半途想過要放棄嗎？

張煒：在此期間，我的確因為車禍生病住過幾次院，留下長期後遺症，但今天看來仍然覺得值，因為我拿出了足夠的勇氣和耐力，完成了這場大勞動，抵禦了強大現實的拖力，堅持生活在個人的世界、虛構的世界裏。其實，每個作家的寫作都是一場艱苦的勞動，不同的是我22年寫的是同一部書，要經受同一種反作用力，它在這方面幾乎沒什麼變化。就是說，維護22年工作的同一個「氣場」，同一個「場態」——小心翼翼地維護「你在高原」的精神境界、意境，維護「你在高原」所追尋的那種詩意，那種精神指標，一點都不能讓它偏離，22年都要守住它，

這個難度和寫單一的作品還是不一樣的。單一的作品，可能是一年兩年甚至半年就可以結束。而《你在高原》，需要幾十年。

張煒

文學路上

行走



崇尚簡單生活 感悟慢的真諦

在品鑒嶺南廣東探風中，張煒一來位於深圳觀瀾版畫基地西區的國際藝術家村，就顯示出特別的興趣。

版畫村是由客家古村落改造而成，富有嶺南特色的民居建築群，村子裏，荷塘、月池、翠竹、農田環繞，優雅靜逸，如詩如畫。村頭一株菩提樹迎風婆娑，在300多年的歲月長河中見證了村子的變遷。

張煒在參觀版畫村為藝術家們準備的創作的基地時，當場就與著名作家陳世旭約定，計劃來年冬日，到這裏一起住上三五個月，創作完成一部中長篇的作品。

記者：你對樸實的大自然田園風光有著特別的感觸，《你在高原》就有很多的自然的描寫。現代人的生活節奏都太快了，反而催生了對原始生態、農村生活的嚮往，你是否也是如此？

張煒：如果稍有一點條件，我希望大部分時間就在大自然裏。人在平原山區林間，還有一些安靜的小城，河邊水邊，是最幸福的。好朋友和大自然一樣，是滋養人的。一個人有再好的體力，也受不了日復一日的鬧市吵嚷。人在吵嚷中知道的消息會很多，但是思考的機會、深入思考的條件，就沒有了。

記者：你說你一直在路上行走，這是你的生活狀態麼？

張煒：我有一段時間主要是在行走途中閱讀和寫作。到了一個地方，如果有條件就住下來，這是很幸福的事情。到後來，大部分時間就得住在城市裏了，這也不錯，因為安定有安定的好處。如果在行走途中，還要背上一些書，帶得太多也不可能。在一個固定的地方，書會很多。不過城市裏

吵鬧一些，我就用減法過生活，越簡單越好，這才有精力和時間。真正的朋友會理解這種簡單的生活，不會拖上你參與熱鬧。發達國家的作家一般都生活在邊遠地帶，躲開中心城市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記者：你現在給人的感覺是恬淡、平和，嚮往簡單是否與你的人生經歷有關？

張煒：與我童年生活有關。小時候我就生活在一片竹林裏，就一個人，每天對著大自然的花草樹木、蟲鳥蟻蝶，和大自然進行最原始的對話。人要想得開，不要攀比和焦急，要放得下。有再多的財富和名聲，安寧沒有了，個人支配的時間沒有了，幸福也就沒有了。現代人的幸福，主要是看個人支配的時間有多少，而不是以金錢、名聲、地位來衡量。後者比起前者，是很虛幻的。當然，前些年的一場車禍，對我也有些直接影響，寫作和生活，現在都放慢了。

記者：現在是一個物慾橫流年代，文學創作也在崇尚商業化，速食化。你這種甘於寂寞的創作方式，對很多人而言不可思議。是什麼信念支撐你以一種讓人敬仰的方式筆耕幾十年？

張煒：在這個時代，寫作的最大敵人就是急躁、匆忙、快速。就為了讓那個「遙遠的我」高興和滿意，我才如此辛苦和快樂地工作。寫作不需要達成與他人的、市場的妥協。對人性的頑強追問，對人力量的恪守和堅持，都不會改變。

人物主角：

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、當代著名作家張煒，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，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，處女作是《蘆青河告訴我》，代表作有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我的田園》、《懷念與追記》、《家族》、《能不憶蜀葵》、《醜行或浪漫》、《刺蝟歌》、《你在高原》、《玉米》、《聲音》、《皈依之路》、《家住萬松浦》等。

